



台澳研究合作的新展望

劉紹華*



「帳篷大使館」！澳洲有相當比例的原住民，原住民自 1972 年起就陸陸續續駐紮在澳洲國會前，要求「還我土地」。

一、前言

台灣離澳洲其實並不太遠，但兩者卻一直不靠近。從地理上看，兩國同屬廣泛的太平洋區域。雖然地處一北一南，面積也大小不等，但人口數接近（台灣兩千三百萬，澳洲兩千二百萬），亦都有相當比例的原住民族（約 2%），並同屬移民社會與多元文化的國家。在區域地理政治的考量上，兩者也同樣重視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的研究與政策分析。只是，兩國都以英美模式為各自發展的方向，彼此間的學術交流有限，主要仍停留在個別學者之間往來合作的層次。

* 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助研究員。

不過，這種現象從 2008 年起有了明顯的轉變，澳洲開始更為積極地與亞洲國家交往。1980 年代，當時的工黨政府曾一度有意改變其國際參與的方向，加強與亞洲國家的來往，但此一傾向在其後政權轉移、保守派政府上台後又不了了之。直到 2007 年 12 月工黨新總理陸克文 (Kevin Rudd) 上台，才又有所改變。1980 年陸克文曾在台灣學中文，1984 年曾派駐北京。因此，他相當重視與亞洲國家的關係，並將之明訂於其施政方針中。在此脈絡下，2009 年 3 月 19 日，澳洲社會科學院主動透過駐台澳洲工商辦事處的教育處孟克培 (Nicholas McKay) 處長，聯繫時任國科會人文處處長的廖炳惠教授，提出澳方有興趣的二十七項研究主題，希望和台灣發展學術合作交流。

有鑑於此，廖處長邀請不同學門十多位學者（主要包括各領域的資深教授，以及曾有澳洲經驗的年輕學者）參加座談，商討與澳洲學術界進行合作交流的可能。我便因緣際會在十多年後得以以醫療人類學者的身分重訪澳洲。

二、內容與考察情形

由於廖炳惠處長及孟克培處長非常積極，經過多次密集討論，兩個月內就促成台灣學者分兩梯次出訪澳洲。由台灣學者提出個別興趣的主題後，再由孟克培處長協調澳方不同的學術機構，邀請當地學者與談交流。

我參加第一梯次的訪問行程，成員有六名台灣學者與孟克培處長，行程從 2009 年 5 月 25 日至 6 月 3 日，交流對話的主題包括：東亞非政府組織與新興市民社會、台澳原住民的健康與福祉、中國大陸傳播問題研究，以及新媒體與未來的傳播研究。我的訪問心得將就參訪城市依次列舉如下：

(一)、Murdoch 大學 (5/25-5/26)

這所位於西澳城市 Perth 的大學成立於 1973 年，現有 17,000 名學生。這間學校似乎是模仿美國在 1960 年代末期開始推動的大學平民化運動，藉由普遍擴大或設立新的州立大學，以容納戰後嬰兒潮的就學需要。這類大學建築簡樸，強調功能實用性，不似常春藤盟校那樣重視校園的學術傳統與藝術典雅。而 Murdoch 大學就是這樣的學校。其辦學重點也許並非尖端學術研究，而是普及化的大學教育，因此很注重在地議題，與日常生活方面的應用研究。

校方非常重視我們的來訪，也表現出高度的國際交流合作興趣。值得一提的是，該校教授不斷提及 2008 年澳洲新政府對過去強制同化的原住民政策所提出的正式道歉，強調該國目前高度關注的社會和解 (reconciliation) 議



題。對於訪問此校，我的初步感想是，這個年輕富朝氣的學校，由於尚侷限在澳洲內部的社會思考脈絡裡，在國際交流上還有一段路要走。不過，在新興科技等注重技術、應用面的議題上（如傳播科技等），這個學校的衝勁與創意十足，交流的空間比較大。

（二）、ANU 澳洲國立大學(5/26-5/28)

ANU 位於澳洲內陸首都坎培拉。因為坎培拉是一個刻意成就的政治首都，除了公家機關與駐外單位外，最主要的地標就是澳洲最大的大學 ANU 了。以台灣熟悉的英美大學模式來看，ANU 是個特別的大學，其組成除了一般我們熟悉概念中的教學系所單位，也包含各式各樣的研究中心，雖然都位於 ANU 內，但之間可能並無關聯，有些甚至獨立於 ANU 之外。例如，我們所拜訪的澳洲社會科學院（Academy of the Social Sciences in Australia）及澳洲人文學院（The Australian Academy of the Humanities），性質類似於中央研究院的人文及社會科學組，不過規模小很多，也彼此獨立。

拜會行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 The Center for Aboriginal Economic Policy Research。該中心主要進行原住民相關議題的研究及倡議活動，例如，提供醫療界在原住民社區進行醫療服務時的跨文化建議與具體介入行動。其主要成員幾乎都是非原住民，原因之一為澳洲原住民的研究人員非常稀少，加上「白澳政策」的歷史，族群關係也較敏感，白人與原住民學者之間的合作需要更多的努力。但即使如此，該中心的學者在研究、倡議，以及原住民社區參與上都非常積極，這種兼顧學術與社會實踐的作為，令人印象深刻。

（三）、雪梨(5/28-5/31)

在雪梨的行程中令人較為深刻的是與 Australia-China Council (ACC) 的主席 Mark S. Wainwright 教授會談。ACC 主要推動的交流計畫以中國為主，但其範圍亦包括台灣，Wainwright 教授也因此常赴台灣，對台灣頗為友善。他主動提出許多澳洲社會科學界關注的研究主題，如愛滋病、提升社會凝聚力、文化保存等。此行讓我深刻地理解到，在澳洲當前的社會脈絡中，社會科學學者皆高度關注許多本土的重要議題，如前所述的主流社會與原住民社會的和解，以及如何修補、凝聚社會共識的議題。

（四）、Griffith 大學(5/31-6/2)

本來以為，一週內馬不停蹄地從台灣到三個不同澳洲城市的密集訪問行程後，最後一站我會很累。沒想到由於聯繫安排異常順利，我們的行程在最

後一站位於 Brisbane 的 Griffith 大學達到高峰。

拜訪活動主要是由 The Center for Environment and Population Health 的 Cordia Chu (朱明若) 教授居中協調，拜會活動非常密集，整合得非常好。該中心主要與環境、都市規劃政策等其他中心合作，針對當代都市議題進行多元研究課題，包括如何營造健康自主的老人生活環境 (Active Aging)、健康城市 (Health City) 等。

此外，我們也拜訪 Rivers Institute，主要了解其對建壩的評估研究。這個中心和環境中心、政策研究中心等都有密切的合作關係。同時，我們也與 National Climate Adaptation Research Facility 的研究團隊討論跨學科整合的議題，了解到澳洲對於環境變遷的研究，已從「尋找解決之道 (solution)」延伸至「適應 (adaptation)」等議題。可知該研究中心除了科技研發之外，也非常重視社會及行為科學方面的研究，認為人們必須做不同思考才能適應生態環境的變化，而不只是以科技應對變遷。

總而言之，Griffith 大學的跨學科研究非常突出，這正是該校努力形塑的學術方展方向。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間、不同的人文社會科學間、不同的研究中心之間的整合非常活絡平等，這在台灣是極少見的現象。此行大家對 Griffith 大學的印象最為深刻。

三、成果與效益

學術界的人都知道，只是一趟的初步接觸很難會有立即的成效，有時甚至從此石沉大海，繼續互不往來。不過，這一趟的澳洲拜訪行程，也許在個別研究的層次上尚未立即發展出具體的合作關係，但在機構往來的層次上，卻已有一些明顯效果。例如，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與 Murdoch 大學及 Griffith 大學已展開密切的互訪交流活動。以下，我僅能舉例我所知的具體往來成果。

1. 經由澳方牽線，台灣加入了「亞洲社會科學研究會協會」(Association of Asian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s, AASSREC)。澳洲社會科學院對台灣的研究資源與實力印象深刻，因此由該院執行長，也同時擔任 AASSREC 秘書長的 John Beaton 教授主動提議，於 2009 年 AASSREC 在曼谷舉辦的雙年會中，提案邀請台灣加入會員，以增進台灣的區域研究參與。經由 Beaton 教授建議，台灣以中央研究院的名義，由同為澳洲考察團成員的中研院民族學研究所特聘研究員黃樹民教授帶隊，以觀察員的身



- 分，赴曼谷參加。在該次會議中，大會一致投票通過台灣成為正式會員。
2. Murdoch 大學的 Craig McCarthy 教授於 2009 年底回訪台灣，主要拜訪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希望針對原住民的議題進行合作交流。
 3. 澳洲社會科學院執行長 John Beaton 教授於 2009 年 10 月訪台，赴國科會、中研院及台大拜訪，雙方簽訂合作協議，由澳洲社會科學院提供每年兩個種子基金名額 (seed funds)，供台澳雙方年輕學者互訪，討論可能的合作。

四、建議

此次的澳洲考察行程，由於當時的廖炳惠處長大力支持，甚至全程參與，所以雖然籌備的時間很短，但拜訪的行程安排仍相當豐富。而澳洲工商辦事處的孟克培主任更是關鍵人物，他非常積極，以企業家創業的精神與熱忱，積極與雙方學術界聯繫，甚至不厭其煩地追蹤後續發展。他在台灣工作十幾年了，說得一口流利中文，甚至能說簡單台語，對台灣極為熱情、友善，是台灣學界欲發展與澳洲方面聯繫合作的最佳管道。我甚至私心以為，如果國科會與駐外人員都能以如此的企業家精神，開拓與執行國際交流業務，那真是台灣學界之福！

最後再提一點個人建議，以為未來國科會在舉辦類似考察活動時參考：

澳洲對台灣的學術資源似乎理解不多，當我們向拜訪機構說明台灣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豐沛的研究經費與人力資源時，他們除了表示訝異，也立刻表現出願意發展未來合作的態度。另外，參與考察與學術交流，除了提出個人有興趣的研究方向外，其實我們代表的是各自的研究機構及台灣的研究實力。這一趟的交流，台灣方面的資深學者，如廖炳惠教授、黃樹民教授、翁秀琪教授等，在突顯台灣整體的研究實力上著力頗深，令澳方印象深刻，也使我們在呈現個別的研究興趣時，更能放在台灣學術樣貌的脈絡中。只是這方面的資訊呈現，缺乏全面性的書面資料，以致只能仰賴個別資深學者的知識與功力。關於這一點，我個人覺得有些遺憾。國科會與中央研究院囊括台灣主要的研究資源，兩處的研究計畫參與人員也可能涵蓋台灣各大學的學者。

因此，即使我們個別出國訪問，台灣整體研究資源與實力的資料，都有助於我們定位與展現個人的研究，且有助於提出新興議題。若能整合這方面的資料，並提供給所有學者參考，在國際交流時會是非常有利的資訊。